



□姜传岗

安山湖,是在山东运河开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联水体。现在有不少人都知道它的名字,但是却未必清楚历史上的安山湖其实并非一个,而是两个——在形成时间、所处位置、历经过程等方面都完全不同的两个安山湖。

早先的安山湖存在于金元时期。它是自然形成的,是古代梁山泊的余渚。宋代以后,梁山泊由于屡受黄河冲积,地势逐渐抬高,大部分泊地涸为平陆,其水面向中心收缩,至金元时期就只剩下安民山周围的一片水域,由此被称为安山湖。其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水,二水汇聚于此,继而向北循大清河入海。元代自任城开挖济州河(1283年),其北端就在此处,向北即入大清河。后来元人开挖会通河(1289年),又从这里为起点,沿湖南岸和西岸向西北行,至临清,其250里漕渠主要是从安山湖输水。但由于开挖会通河“引汶绝济”,此后安山湖就只以汶水为源了,其水量逐渐减少。元末明初黄河又数次决口冲漫梁山泊地区,最后安山湖和会通河俱被淤平(洪武二十四年,1391年),二者俱由此而废没。

本文所讲的安山湖,是明清时期的安山湖。明永乐年间(1411年)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,运道改由安民山以东三十里的袁口至大安山一线,然后向西经东平县的戴家庙、八里湾、十里堡等进入寿张县沙湾归入元漕旧道。新开的运河主要以汶水为源,为此修筑了戴村坝遏水至南旺济运。由南旺向南北分水,贯通济宁至临清间的运道。为了解决南旺至临清之间河程长、水量不足的问题,明政府勘明重建安山湖,以为济运水柜。

新建的湖仍以“安山湖”为名,但位置与旧安山湖不同,位于运河南岸(该段运河呈东南、西北走向)、安民山以北,全系由人工筑堤圈建。它东自大安山马家口、西至戴家庙。西南至寿张集、东南至赵家庄等。湖东北大安山处建通湖闸以与运河相通,其水源主要是以新开的柳长河,引西南濮曹一带济水旧渎下泄入湖。据清蒋作锦《东原考古录》所载:“柳长河,济水遗渎……所谓北清河也。明置安山湖,别无泉源,河由荆隆口出水,分入济渎,名济水,迺郛城东南,由北清河汇入安山湖,以济运。”又载:“安山湖在安民山北,旧称小洞庭,周围八十三里有余。”

安山湖建成以后,又于明正统三年(1438年)在知州傅霖主持下进行了复修疏浚,并于运河南岸建置戴家庙闸和通湖闸两座。在这时期湖内水量充盈,它对于补济山东北部运河用水起了很大作用。时“蓄水最盛,并建两闸,出水济运”,尤其是使张秋至临清段漕运保持了经常畅通。但是作为一个人工湖,在根本上要受自然条件的考验。安山湖在良好运用了七八十年之后,便出现了一个变化趋势,即水量逐渐减少。

尤以在明弘治八年(1495年)以后,由于刘大夏筑黄陵岗(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,与山东曹县相近)以塞黄河荆隆口决河,同时也堵塞了济渎的北流,此后安山湖就失去了来自上流河南省的水源,只能靠湖南一带下泄的坡水(雨水),成为季节湖。每年有大半年干涸,当冬春运河乏水之季,湖内恰逢无水,不能起到水柜作用,湖堤、闸口多有废弃,湖内涸出的土地亦越来越多地被当地官员和农民盗垦侵种为禾田。

面对安山湖的状况,究竟是废是修,朝臣们的奏议举措长时间不一致。

然而漕运的安危毕竟是主要的考量。终于在明嘉靖六年(1801年),在河臣的奏请下重修安山湖。新修的湖区面积比原来缩小,湖周围涸出的土地听由农民垦种,只筑堤圈了其中三十八里的周围为水柜。即“东北自通湖闸起至西北焦天禄庄止长十三里,自焦天禄庄起至西南王禹庄止计长七里零,自王禹庄起至东南青堍堆止计长九里零,自青堍堆起至通湖闸止计长七里零”。并于运河南岸增建了似蛇沟、八里湾二闸,以与湖相通。湖修得可谓规整,但湖内并无多少水量增蓄,并且“岁久填淤”。对于这个新湖的情形,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在其《河防一览》中曾记述:“湖形如盆碟,高下不甚相悬,水积于中,东南风急则流入西北燥地,西北风急则流入东南燥地。未及济运消耗过半。且自许民佃种以来百里湖地尽成麦田。”据清《山东运河备览》载:“万历六年清丈安山湖,其高地宜田者已有七十七顷有奇,其卑而宜柜者止四百一十六顷有奇。”

明万历十七年工科给事中常居敬又奏请复湖“规以渚水”,于湖中修筑了土堤

长四千三百余丈,于湖之南北口各置一闸蓄水济运。但修好之后仍无水可蓄,“旋以浅涸”。

自此至明末,朝臣中关于复修安山湖的声音渐微,大多的看法是安山湖已失去水柜作用,主张将其废弃归田。例如总督河道万恭在其《治水筌蹄》(万历二十四年)中就言:“安山湖不可柜。”然而,对此做出决定性取舍的还是自然之力。清顺治七年(1650年)河决荆隆口,泛滥张秋以南运河,安山湖完全被淤平。时有河臣卢崇俊曾奏议挑复湖心,计费帑金二十余万,但因朝廷无可设法而中止。这时朝廷不得不放开湖地,听民垦种。至康熙十八年进一步升科纳租。据前任总督河道的靳辅委官丈量,当时共开湖地九百五十二顷三十八亩有奇。之后据康熙四十四年《山东兖宁道册》所记:“南旺以北,旧只有安山一湖,今尽成民田。”说明在当时安山湖已成为历史旧迹。

由于安山湖的被废,山东北段运河缺水之疾突显。这成为此后张秋至临清段漕船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尤其是在春季枯水之季,正值江南漕帮北上山东之时,东昌一带河段时常出现漕船浅涩,这成为困扰朝廷的一个重大难题。面对这种状况,朝臣中要求恢复安山湖的动议又重新出现。例如清代治河名臣、时任济宁道的张伯行就是一个代表,正如他在其《居济一得》一书中所言:“查从前北运不浅阻者有安山湖以蓄水也。自安山湖闭而东昌一带每有浅阻之患矣。今宜复安山湖,并各湖口闸照旧修补完固,以备蓄洩,则水有所蓄,而北运自无浅阻之患矣。”

在恢复安山湖的呼声推动下,雍正三年(1725年)内阁学士何国宗联同相关官员赴山东勘察,然后奏议恢复安山湖,重建运河水柜。他奏言:自从安山湖被淤废之后,“自南旺下至卫河四百里无支河泉源”,漕船屡屡受阻。“今查安山湖中间尚有空闲地洼处积水,请因其洼下将周围湖堤循照旧址再加修筑。”所有湖内民居并地亩钱粮再予安置、豁免,重新筑堤还湖。

他的上奏经九卿议准,约于雍正五年开始兴工。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同河督亲赴督工。整个工程十分浩繁:不仅沿湖将废堤重新筑起,而且还于运堤南重修了已废的通湖、似蛇沟二闸,于八里湾、十里堡两废闸间新建了安济闸,闸下各挖支河通入湖心。湖南十多里岸堤上则筑建了六座闸,即朱家口、沈家口、王家口、吴家口、赵家口、杨家口,后称“六堤口”,以引堤南坡水入湖。还重新开挖了柳长河,以期引梁山鱼营和宋家洼(居汶上县地)两处坡水进湖等。整个复湖工程可谓设施配套、功能齐备,对于各闸、引河如何实施收水放水等“规制甚详”。

但是,其工程进行了几年尚未完全告竣,即显现出不尽如人意:新修建的这些闸、河俱没有引来多少水量。梁山鱼营和宋家洼两地中隔金线岭高地,这使新修的柳长河不能跨岭贯通,宋家洼坡水流不过来。闸不能引水,河不能通流,湖中蓄水甚少。并且“伏秋积潦涨溢,春冬则彻底干涸”。这时(约雍正十年)新任的山东巡抚岳濬会同总河朱藻共同赴当地勘视,清楚地看出湖之久弊在无有水源,“不堪复作水柜”,即令“停止其役”。他在上奏中言:“前明永乐年间修安山湖,是时本有河南济水分流由巨野郛城汇入,而自弘治六年刘大夏建筑太行堤,荆隆口塞济水不能通流,安山湖就别无水源,惟以‘堤南坡水和运河余涨,此外无源’”。询问当地父老,皆言此湖每年伏秋之间坡水流入,湖水涨发,是时运河亦弥满,无需增益。而交春以后渐就退减,水积聚于湖心,三四月后悉经干涸,而恰于这时运河浅涩,而湖水先已耗竭,涓滴不能济运。此湖进水易出水难,仅可作泄水区,不可济运。“以此作水柜,是以无源之水蓄之有漏之湖。”“但称水壑不可称水柜”,等等。

他的上奏最终获得了清廷议准,并于雍正十三年(1735年)罢废了复湖的工程。新筑建的湖堤、群闸和新挖的引水河等皆无果而废,之后湖地重新给乡民认垦耕种。“湖水无源,不堪复作水柜,遂给民耕种。”(《山东运河备览》)并于乾隆六年(1741年)升科纳粮。自此安山湖全部还归了农田和村庄——这正应了当初明臣万恭“安山湖不可柜”的断言。

安山湖作为一个人工湖,良好运行了约八十年,但在其废弃和复修的反复变化中又经历了二百四十年。最后以复湖的失败而告终。其间屡经修复又屡经认垦承粮,复湖、还田,“旋筑旋废”。留给后人多少反思。



【行走齐鲁】

苏东坡与超然台

□孙永庆

到山东诸城,最想去的地方是超然台。虽说现在的超然台是复建的,但和超然台连在一起的一个人物,却是我心中的偶像,他就是北宋文学家、大诗人苏东坡。

超然台本是个城墙土台子,没有什么可观之处,因苏东坡的《超然台记》,便成为一处胜景。复建的超然台位于旧址附近,超然台三个字格外醒目,拾级而上,台上复旧如古,易让人产生思古之幽情。坐在超然台上小憩,仿佛穿越千年,看到苏东坡与友人畅饮赋诗的情景。那么,当年苏东坡怎么来到蛮荒之地的密州,怎么会与超然台结缘的呢?

宋熙宁七年(1074年),苏东坡在杭州任上生活得逍遥自在,杭州被称为人间天堂,可是一纸调令让他到密州(山东诸城)任知州,密州在当时是个很荒凉的地方,苏东坡在《超然台记》中写道:“余自钱塘移守胶西,释舟楫之安,而服车马之劳;去雕墙之美,而蔽采椽之居;背湖山之观,而适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,岁比不登,盗贼满野,狱讼充斥;而斋厨索然,日食杞菊。”

密州与杭州不能相提并论,这次转迁对苏东坡的情绪有些影响,在《蝶恋花》(密州上元)中,便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:“灯火钱塘三五夜,明月如霜,照见人如画。帐底吹笙香吐麝,更无一点尘随马。寂寞山城人老也!击鼓吹箫,却入农桑社。火冷灯稀霜露下,昏昏雪意云垂野。”苏东坡虽心情不佳,到了密州后,仍然认真履行职责,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,为密州百姓做了好多事情,获得了百姓的赞誉,“为报倾城”,便体现出密州百姓对苏东坡的拥戴。

苏东坡是个乐观主义者,富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,忙里偷闲,利用城墙土台等旧有的物件,因陋就简,修建了亭台楼阁,赋予它们诗意的名字:超然台、零泉亭、盖公堂等,丰富了当地百姓的生活,也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雅趣。在这些景致中,最为著名的还是超然台,它位于苏东坡家里园子的北面,公事之余,与友人游憩于此,聊以骋目怀忆,虽然生活过得清贫,他在密州时的精神世界倒还充实。

苏东坡的诗词风格逐渐形成,在密州留下了很多千古名篇,《江城子》(密州出猎)写于北宋熙宁八年,春末夏初苏东坡到常山祈雨,十月到常山祭谢,归途会猎作此词抒情: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,亲射虎,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,鬓微霜,又何妨?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会挽雕弓如满,西北望,射天狼。”

《水调歌头》(明月几时有)作于熙宁九年中秋,苏东坡在超然台饮酒赏月,因想念弟弟苏辙,醉赋此篇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我欲乘风归去,惟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,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?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、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林语堂说:“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,其他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。”

游人们的脚步声和说笑声,又把我拽回现实中的超然台,随着他们游览了“仰苏堂”,里面陈列着苏轼的作品拓片;进入苏东坡纪念馆,一楼又分三个厅,西厅陈列着多方超然台刻石,另外还有超然台刻石原迹,中厅为苏东坡密州出猎半景画式场景,东厅为当代书画展厅,二楼为主展厅,展示苏东坡在密州的岁月和他的生平典故。

现在的超然台虽不是苏东坡那时的超然台,但看到超然台便想起苏东坡,在台上吟诵一句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人是这样,超然台也是这样,心情释然。

投稿邮箱:

qlwbrwql@163.com

【史海钩沉】

明清安山湖的兴废